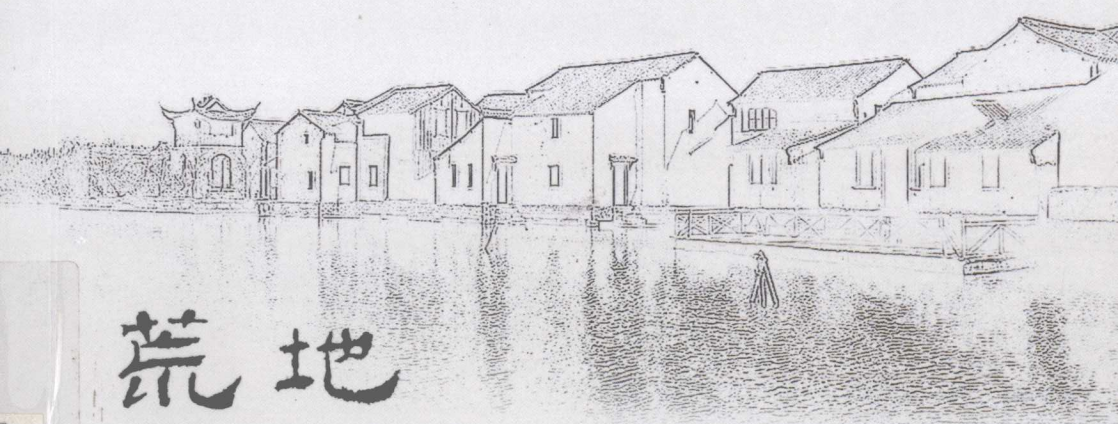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浙东作家文丛（第6辑）



荒地

◎ 杨贤平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 浙东作家文丛(第6辑)

荒地

杨贤平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地/杨贤平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9.2

(浙东作家文丛. 第6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343-9

I.荒... II.杨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09046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6辑)·荒地

丛书主编 李浙杭

本册作者 杨贤平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2948千(本册字数215千)

印 张 255(本册印张18.25)

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343-9

定 价 405.00元(全十八册)

翻开泥土。翻开玻璃下

厚重的积累

让一尾鱼轻松流过

阳光下彩色纸面

有一种美丽

在高出云端的地方。有一种方式

可以到达

我是一扇风

偷渡青春的河流

用双桨划破季节面纱。崇拜深谷的鸟

最明亮的歌

紧贴山的脊梁

装饰了杜鹃的口红

.....

——杨贤平《翻开泥土》

目 录

第一卷	001
第二卷	055
第三卷	101
第四卷	143
第五卷	191
第六卷	237
尾声	287



第一卷

第一章

浙东下雪的机会不多。也许是下雪机会不多,人们才喜欢雪,才喜欢玩雪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某个冬天的一天,雪从天尚未敞亮开始下起,到早上人们起来,发现地面早已有一层厚度相当的积雪了。这里是群山间,四周的山少不了披银妆,又素裹。

雪还在继续。雪花大瓣又密集,它们从容中隐藏着几分兴奋,仿佛对降临这片土地有着一种渴望。

荒地村便是这群山中的一个村子。村子里的晒谷场,原本是平坦的。然平坦的晒谷场早已看不到一块干净的雪地,人们欢天喜地地玩着雪——滚雪球,堆雪人,孩子们更是成了乐天派;一时里,人们也忘记了什么叫寒冷。

无数被滚得又大又不见得浑圆的雪团,凌乱又混乱,偶尔也显着脏的色斑;晒谷场好长时间没被使用,难免会有一些尘土和垃圾的洒落,淤积。

塑成的雪和尚,身体和脸倒是不显脏色,但大部分村人都是堆雪人的生手,手下的作品也因此谈不上有多少可爱。让人瞧着,倒有几分滑稽,甚至木呆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没有关系的,人们要的就是这样一份乐。人们照样兴趣十足地为雪人悉心地

打理,装扮。那些雪人有嘴,嘴是歪了,正了,都无所谓;有眼睛,眼睛大小也可以没有一定的尺寸,只要能显出一两分神气便可;有鼻子,鼻子普遍被搞得很长——一根木棍或者竹棒,直接捅进雪人的脑袋……

也有不爱赶热闹场头,或者怕冷的人,下雪天喜欢窝在家里。他们搬了一些耐烧的硬质柴火,寻来一只破旧的脸盆或者一口废弃不用的铁锅,趁此机会烤火。烤火取暖,烤火也找乐趣。往火堆里煨几块番薯,就跟平时在灶眼里煨番薯一样。冬藏过的番薯往往失去了很多水分,煨熟了,吃起来更香甜,也更爽口。薯香漫散开去,传送到隔壁的人家,村子的墙弄。

节俭的人家还会不让那些柴火空烧去,在火堆上方吊一只茶壶,趁机烧几壶开水。或者拿来几块砖,搭出一个简陋的土灶眼,搁上一口锅,边烤火边烤一些青菜萝卜。现在年糕没有做起来,要是有了年糕,往锅里放上几条年糕,吃起来也颇有味道。

乡村生活单调,但是乡人们往往也有很多自己土制的耍乐法子。

这样的天气,出门上畈做农活的很少见。即使有,大多也是趁积雪厚起来之前,赶紧去自留地割一篮子青菜、大白菜,或者拔一把菠菜、芹菜。家里养有猪的人家,如果没有预备好足够的饲料,也会挑着大土箕出门去拔萝卜。萝卜既是时令蔬菜,又是上好的家禽家畜青饲料。

再是个别人需要赶去村外的牛厩喂牛。大雪天不可能把牛赶到地里或者山上去放养,只能给点稻草用来填充它们的肚子。也适当拿开水泡一桶花饼子喂它们,给它们添点营养。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农具和耕牛都按承包小组分属开去了。农具由专人保管,牛是各家轮换着放养。平素里,牛还是关在集体的牛厩。假如遇到眼下这样的坏天气,也有人及早将牛赶回家。但这样的人家往往有大院子,院子前后有空余的屋子。



住在荒地村东墙弄的十九岁后生，绰号叫“斑鸠毛”的之扬，便是一早冒雪从自留地拔了一担萝卜回来。之扬将萝卜挑进院子，然后又进入院前的小屋。小屋里面砌了几排兔笼，他们家养的是长毛兔。这会二妹之琴正用铡刀铡着干薯藤。干薯藤是晚秋天时节晒干了收藏起来的，专门应付眼下缺乏青饲料的季节。等会还要将萝卜刨成丝，和着干薯藤末子，再添加一些米糠，混合着喂兔子。

之琴今年十五岁，做起活来像模像样。她摆着一副大人的姿态，铡着干薯藤，见了哥哥，用大人的口气吩咐道：“哥，你该去喂牛了。”

之扬有三个妹妹。除了之琴，还有大妹之瑛和三妹之若。之瑛一早和母亲一起去了镇上。昨天听说镇上来了收购兔毛的新昌人，新昌人收购兔毛的价钱一般比镇上供销社收购点高不少，于是母女俩一早就送兔毛过去了；之若眼下正在镇上中学读初中。之若现在是一家人的希望，希望便是跳出“农门”。这是眼下农村人很普遍的愿望。

“斑鸠毛”见之琴铡得有些吃力，于是问她：“要不要我帮你来铡？”

“不用。”之琴摇摇头回答说。

尽管之琴已经铡得额头冒起了汗珠，但她还是不要哥哥来帮忙。她一手紧握铡刀柄，一手抓着干薯藤，用着力，看起来动作倒也利索又干脆。二妹之琴不仅有一股韧劲，而且她的乖巧和好脾气，更让家里的每一个人心里都佩服。之瑛偶然还要与自己，与之若，为一些或大或小的琐碎事拌嘴，甚至动手动脚，唯独之琴，从来不见她起什么坏情绪。做事眼明手快，又往往想得周到。有些事情连母亲都会忽略，或者做不好，但她都能想到，而且做好。

之扬又重复问她：“真的不用帮你？”

之琴擦擦额头上的汗珠,说:“不用。快了。”

见之琴坚持不用帮忙,之扬便出了小屋,朝村南的牛厩走去。

去牛厩,需要经过一座小桥。现在小桥桥面已经积满雪,上面还没有一个脚印。雪花在桥面堆得平展,看起来愈见得毛茸茸的一片,恰似平铺了一层厚的绒毛。没有脚印,意味着暂时还没有人去过的牛厩。人们去牛厩,多半需要经过这座小板桥。

走过板桥,再过去一段路,过了山嘴一眼就能望见叠在牛厩的草垛。积雪覆盖下的草垛活像一个个大的雪和尚。它们是自然状态下形成的雪和尚,没有人替它们装扮,打理。它们是些木呆的傻和尚。

走近草垛地,偶尔能看到一群或者零散几只麻雀,在草丛间飞来飞去。听到人的脚步声,它们立马又飞往别处,躲去了。麻雀胆小是出了名的,但它们也有喜欢疯狂的一面。便像现在,即使是大雪也阻止不了它们出来觅食,还“唧唧喳喳”地闹,没完没了。

一群去了,冷不丁又一群到来。

即使麻雀们不主动飞走,人一般也不会去打扰它们。麻雀不讨人喜欢,它们爱偷吃田里的谷子和庄稼。但现在人们对麻雀的态度似乎有了改变,认识到它们嘴馋的一面,也认识到它们有利的一面,能顺便吃去许多有害的虫子。但人们也不会因为对它们看法改变了而去喜欢它们,它们实在是太平凡的鸟类了。

之扬自然也不会去理会它们。但它们看到之扬还是躲开了。麻雀们飞到别处,冲着之扬“唧唧喳喳”起来。对它们来说,之扬的闯入,破坏了它们在草丛里觅食、玩乐的兴致。现在,它是它们暂时的敌人,所以需要诅咒他。

草垛地集中了住在附近的一些人家,还有虽住得远又是属于这个牛厩归属的那个生产队的人家,各自的草垛。



草垛有大有小,这也能看出一个家庭的人口多与少。人口多,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口粮,会拥有更多的口粮田。田多了,收拾起来的稻草自然多,叠起来的草垛自然也大。之扬一家六口人,也算是“大户人家”了,所以他家草垛也不小。

大草垛往往承重大,压得很紧,拔起来需要花点力气才行。对之扬来说,这个当然没有什么问题,他一把紧抓,能将整束稻草拔出来。当然,拔草也不能一味放大了力气去拔,须得有窍门。还有,拔稻草需要匀着位置拔。使蛮劲,不匀着位置拔,弄不好都会让草垛轻则倾斜,重则倒掉。

之扬把拔出来的稻草放在地上。麻雀们知道新拔的稻草上面会有少量谷子挂着,于是胆大的几只飞到近处,眼珠子和脖子根骨碌碌地连轴转,准备伺机行动。等之扬抱起稻草转身刚离开,便一哄而上,在残留的稻草梗上啄起来。麻雀们也用爪子,和家里的鸡一样。

又有声响,是人的脚步声,于是麻雀们再次慌忙逃离。

第二章

来人一路小跑着跑进草垛地。

来人是一位身穿件大红底子浮着黑白相间碎花棉袄的女人。女人跑进草垛地换成平步走。两眼也不四处看,只是抬头望了一眼天空,然后拿手掸掸发顶的雪花。她身上也有雪,但没顾到,或许是她故意不去掸。

女人是村里广禄阊门的媳妇,泥水匠富才的老婆,叫梅子。梅子一头短发,因为拿手掸过发顶上的雪,看起来头发有点乱。这是一位脸蛋椭圆,眼睛和鼻子以及嘴巴都长得不错,且又特别和谐地搭配在一起的清秀女子。这样的女子,即使头发再凌乱,也不会给人邋里邋遢的感觉。

梅子的棉袄有点肥,她刚才跑动着,身体失去了平时的那

种轻盈,而且双臂挥动不自如,又有点企鹅走快步那种笨态。

麻雀们见了梅子,重又丢下一连串的“唧唧喳喳”逃走了。它们还是拿自己的“土话”骂人,根本不会因为你是美貌女子而留情面。

梅子走到草垛前,也伸手拔草。她面对的是一个小草垛。梅子家眼下只有三口人。她,她丈夫富才,还有富才的母亲宋初花。富才的父亲早就死了。她和富才结婚已经三年,但至今尚未有孩子。

那边之扬已经将稻草撒到厩里,转身出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正使劲拔草的梅子。

草垛子虽小,压得不怎么结实,但梅子是女人,手劲和脚劲也不大。再说她也并不是个经常做力气活的女人。老公富才是镇上工程队的泥水匠,他的工钱够一家开销。即使是生产队那会,梅子也不出门赚工分。分田到户后,自己不种口粮田不行了,但梅子家里也往往是雇人来料理农事。育秧、种田、收割稻子,耕田、耙田,那些原本就属于男人的事,不在话下。然而梅子也不拔秧、插秧,那些本来属于女人做的活。偶尔去晒谷场和婆婆一起晒谷子,但力气活还是有人来帮着做。比如抬挑谷箩。富才养着梅子,让梅子成了习惯。

村里人说,梅子要是有个孩子,也算是幸福安逸过日子的女人了。然即使不提古训——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没有孩子的女人,除了让人瞧着不对劲,自己的内心也往往是空落落,过日子没滋没味的。

缺乏力气,也不讲究方法,梅子一抓只能抓到一小撮,抽出来后又没剩几根了。但她嘴里还发着“嗯嗯”声,让人听着感觉她似乎是使了很大的劲。

之扬看到女人的背影,起初还没认出是梅子。他们两家一个住村子的东北头,一个住东南,相隔有点距离。平时梅子又不



经常出门，梅子嫁到荒地村的广禄阊门虽有三个年头了，之扬虽见过她几次，但并没有与她说说过话，或者有什么交往。所以只能说是一般的面熟。

尽管只是一般的面熟，但看到梅子那个拔草的样子，又“嗯”着空使劲，之扬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上去帮她一把。

之扬朝梅子走去，同时又故意拿脚弄出点声音来，他怕人家吓着。

梅子听到身后有声响，回过头来，还是略有些受惊吓，不过很快消失了。

梅子没松开抓着稻草的手，扭头看着之扬，还朝之扬友好地笑笑。

“我来替你拔。”之扬说。

梅子这才松了手，同时问道：“你也是来喂牛的？”

尽管那是废话，人家冒雪来牛厩，还能特意来玩？不过那是平素里招呼人的话。之扬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之扬起手拔草，梅子自己闪身到一旁，看着他拔草。之扬拔梅子家的草垛，用不着太费力。尽管之扬没怎么费力，但草垛还是出现了些许的晃动。

梅子说：“自己拔着就是担心草垛会倒下来，你看它一碰就晃。”

之扬知道梅子是在替自己打圆场。她不会说是自己没有力气，更不会说自己拔草不懂方法。之扬说：“草垛不会倒，是你以前没来拔过……”

说话的时候，之扬看了梅子一眼。梅子的脸是红的。梅子的脸原本就被雪花扑得起红晕，听之扬这么一说，脸更红了。她抿嘴笑了笑。

之扬抬头望望天空，大瓣雪花还是肆无忌惮地飘落下来。也看看梅子。看梅子身上和头顶，雪花盖了一层，于是说：“你回

去吧。我会帮你把牛喂好。”

梅子说：“那怎么好意思。”

之扬说：“没什么。如果明天家里还是没人，你也不用来，我会帮你喂的。不就是撒些草……”

梅子没有照之扬说的做，自己弯腰下去，抱起稻草，朝牛厩走去。

又拔了几下，之扬也抱起大把的稻草往圈子里走。

之扬进去，梅子刚返身出来，之扬的视线被稻草挡着，所以两人差点撞在一起。梅子连忙让开。之扬往前几步，把稻草撒进牛厩。梅子在他身后问道：

“够不够？”

“应该差不多了。”

梅子一面和之扬说着话，一面打量着他。他们不是很熟悉，但之扬的举动，让她在心里对他添了几分好感。要说梅子对之扬不熟悉，其实也是相对的，他们彼此没有交往过，是不熟悉。但作为村里比较出挑的后生，梅子对之扬还是有印象。当然，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。

大概是因为有好感，之扬又帮她拔了草，梅子看到之扬身上有草末子，想抬手替他拍打，但最终还是没抬手。

之扬站在原地跺跺脚，又晃了晃身体，那些草末子大部分就抖落下来了。之扬回头看梅子，见她头上还横竖披着几根稻草，便笑了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梅子问。

之扬还是自顾笑着，没说话。

“喂，你到底笑什么？”

之扬还是没直接回答梅子，自己为什么要笑。有意还是无意，只有之扬自己心中有数，接着，之扬说了一句玩笑话。

“‘头上一根草，跌落黄狗咬’。”



梅子这下明白了。她伸手在自己头上胡乱地抹了一把，几根草末子立马掉落下来。梅子朝着之扬说：“你这人看起来挺老实，没想到也会捉弄人。”

之扬“嗨嗨”地笑。像是傻笑，又像是坏笑，笑起来倒很快乐。

“你叫之扬，是不是？”梅子边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的头发边问之扬。

之扬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”

梅子说：“不仅知道你的名字，我还知道你的绰号。”

梅子说着，也笑起来。

要说自己的绰号叫什么，全村很少有人不知道。不过这深居简出的梅子居然也知道自己的绰号，这倒有点新鲜了。之扬问：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绰号？”

“就这样，知道了呗。”梅子说着，又是一笑。但她不告诉他，自己到底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和绰号的。

梅子笑起来，眼睛是弯的，之扬这会儿才注意到。

“我叫梅子……”梅子放下梳理头发的手，又拉拉自己的衣襟。

之扬知道她叫梅子，但是没有正面回答她，自己知道。心里却想着，和她的姓合起来，便是杨梅子。这样一想，心里又在发笑。不过这次之扬没让自己的笑直露到脸上来。

之扬问：“我该叫你什么？”

之扬确实不知道自己应该叫梅子是嫂子还是婶子。

荒地村不大也不小。然而一个村子里，同样阎姓的人家，辈分往往不容易算。若是本家的叔伯或者堂房之间，走得勤，也有大人教导，兴许能分得清楚；远了，便不怎么走动，大人也不会提起，相互间更是模糊。也有年纪和辈分倒挂，更让人琢磨不透，又无法料定。年纪大的，反要叫年纪小的为叔，甚至叔公。

梅子从地上捧起一把雪来玩，先是捏紧，然后跟搓汤团一样搓着。她似乎也不清楚两家的辈分应该怎么对接，又对此类

的话题不感兴趣，便随口回答之扬说：“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呗。不过，最起码我也可以做你的姐姐。”

之扬听梅子这么说来，倒有些不以为然了，又说：“说不定你还得叫我叔哪。”

“叫你叔？”梅子神情变得稀奇起来。当然，她不是不知道也有这种可能存在，就是觉得反着年龄称呼，别扭，心里也不情愿。

“对啊。光头佬比我大好几岁，还不是得叫我叔。”之扬说着，也蹲下身去挖了一把雪。

“光头佬是谁？”

“你们家后面的正祥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梅子摇摇头，又说，“你们好像每个人都有绰号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之扬说。

说话中间之扬也在注意梅子。她的脸，她说话的口气，手上的动作。梅子说话柔声柔气，似乎相互又聊得来，于是内心有了与她继续说话的渴望。他想了想又说：“要不给你也起一个……”

“给我？”梅子起初觉着意外，随后又改口说，“好啊。也让我看看你肚子里有多少货色。不过要起得好听，不然的话……”梅子扬扬手中的雪团，意思是，要是你之扬乱起绰号，当心挨它。

之扬思量着，像是果真要给梅子起绰号。梅子似乎也感觉到眼前这位后生样子憨厚又好说话，她的两只手因玩着雪团而泛红，目光充满期待。之扬思忖一会，想不出什么名堂。他看一眼梅子。梅子手心里的雪团开始融化，滴水从她的手指缝流落。再看她也望着自己，眼神里夹着笑，像是存心要和自己玩玩的样子。

“梅林草鸡。”

梅子个头不算太小，但要让之扬为她起绰号，还真的不容易，能让之扬想到，和“梅”字有联系的，最通俗的还是“梅林草鸡”。“梅林草鸡”在这一带通常被喻指为身材矮小又精瘦的女



子。之扬便是胡乱着脱口而出。

没等梅子有什么反应，之扬便将手中的雪撒向天空。有时候，人的行为并非由自己来控制。兴奋了，会变得神经质——实际上，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。雪花重新落下来，撒在梅子头上。

梅子先是一怔。她不是被之扬的雪花撒得懵了，而是奇怪之扬怎么就叫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绰号。读书的时候，同学们就叫梅子为“梅林草鸡”。梅子很兴奋，她拿手中的雪团朝之扬飞去。雪团擦过之扬的耳根，飞进牛厩。

一场玩雪的游戏就这样开始了，两人很快让自己变成了贪玩的小孩。

梅子挖起雪朝之扬扔去的时候，之扬已经将很大一捧雪朝梅子撒来。梅子没有躲过，雪花全撒在她的头上，身上。惹得梅子咯咯笑起来。

雪花落着，梅子一时也没了方向感，加上内心某些因素作怪，更是一片模糊。雪花散去，梅子才醒悟过来，她寻找目标，但之扬早已藏进哪个草垛，消失了。不甘心放弃，也不想轻易放弃的梅子，贴着草垛猫了身子搜寻过去。绕了一圈，还是没有发现之扬。梅子倒过来找。

等梅子倒着寻去，之扬突然出现在另外两个草垛之间。之扬扔了一个雪团过来，刚巧落在梅子的背上。雪团在梅子厚实的棉袄上迸开，梅子内心的喜悦也随即散发。但当梅子反应过来回头望去时，之扬又隐匿到草垛里了。是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又是老鼠跟踪猫玩法，两人一时忘记了各自的身份。

最后，两人冷不防撞在一起了。在一个被拔去了一半稻草的那个草垛，两人重重摔倒在垛下。之扬的一只手好像还拉了一把草垛上的草，有点手抓救命稻草的样子，希望让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完全倒下去，但结果是连人带草垛都倒了下来。

梅子和之扬同时被埋在稻草下面了。

这是一个夏收时节收拾起来的草垛。稻草经过风吹雨打又日晒,大部分已经变质。霉味让梅子感觉呼吸困难,她拼命挣扎着。然而两只本来就没有多少力气的手,怎么努力也扒不开稻草。

之扬也呼吸到了稻草难闻的霉味,他也挣扎。不过他最先想到还是梅子。

终于有一只手让他感应到梅子的存在了,自己的左手正好压在梅子身上。梅子的棉袄表面有点湿,在之扬感觉来是有点凉。之扬没有丝毫的害怕,又很快反应过来。到底身上压着的只是稻草,他使劲一挥左手,上面的稻草立马被推翻开来。再动动身子,又弓背往上用力,背上的稻草也滚到了一边。

之扬一起身,连忙扒去梅子身上的稻草。发霉的稻草被她们一折腾,草末子纷纷扬起来,又和雪花混杂在一起,落下来。之扬一把抓住梅子的手,将她拉起。

霉味难闻得让人窒息,梅子屏着呼吸。之扬把她拉起,她吐了一口长气出来。站着,成了稻草人,嘴里也含了几片草末子,她使劲地“呸呸”了好几口。

“吓死我了。”梅子说。

之扬替梅子把头上的草末子掸下,笑着说:“感觉是不是跟天塌了一样?”

“你还笑……”梅子白了之扬一眼,不过不是生气。她又看了之扬一眼,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看你……都成稻草人了。”梅子说。

两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又是一阵好笑。意外的草垛倒掉,引来一场特殊的娱乐。又是大雪纷飞近乎旷野地,一对虽有年龄差距,但又都年轻的男女。不是故意,到底还是相互对了好几眼。

如果是新稻草的草末子,清理起来也不难。变质的草末子都成了碎片,粘在身上,一时还难以掸掉。梅子的头发更是乱得